

血淚的控訴



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

血淚的控訴

本 社 編

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

1964年·银川

血 泪 的 控 诉

*

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(银川市中山南街85号)

宁夏回族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

宁夏日报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公耗 $\frac{1}{32}$ ·印张 $2\frac{13}{16}$ ·字数52,000

1964年3月第1版 1964年4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20,151—41,000 定价：0.24元

统一书号：3157.35

編 者 的 話

为了帮助青年同志们熟悉阶级斗争的历史，增强阶级观点，我们特编辑出版了这本书。本书共收集了八篇文章，其中三篇是选自“宁夏文艺”，四篇是选自“宁夏日报”，还有一篇是由石嘴山市工会供稿的。这些文章，虽然只是反映了黑暗旧社会的一些点滴情况，但都是对旧社会的血泪的控诉，都是学习阶级斗争历史的好教材，希望青年同志们能够认真阅读。当然，本书不只是供青年阅读的，就是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，读一读这本书，想一想自己在旧社会受过的苦，进行回忆对比，这对增强阶级观点，坚定革命意志，也会有莫大的益处。

本书在编辑过程中，得到了共青团银川市委等部门同志们的大力支持，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感谢。

编辑出版这类读物，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件新的工作。希望大家读了这本书以后，能够把你们的意见告诉我们，以便改进今后的编辑工作。



第一集

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

統一書号：G157.35
定 价：0.24 元

目 录

仇恨和欢乐·····	需一禾 赵千里 (1)
长工成家记·····	罗 英 (12)
苦难生活四十年·····	(27)
我过去的学徒生活和遭遇·····	樊德忠 (32)
一个老矿工的血泪史·····	关长秋 (38)
老三村的血泪仇·····	(43)
汉延渠畔的悲号·····	慕 邈 千里 (61)
惨绝人寰的活地獄·····	(78)

仇恨和欢乐

——贫农哈存义家史

霍一禾 赵千里

风雨飘零三十年

哈存义的父亲名叫哈安，是个农村中的小木匠。他在世的时候，家里有两间破房，十八亩薄地，两个大人和四个小孩。有一年春天，因为家里生活困难，他就向当地恶霸地主张耀坤借了十块钱。在借钱的时候，哈安虽然知道“张耀坤的钱，难借也难还，要想还清帐，炸骨又熬肝”这几句话，可是当时实在没法子，还是咬着牙根借了这笔阎王帐。恶霸地主张耀坤，用驴打滚的办法，在短短的两年，就把哈安家的七亩地滚进去了。土地被霸去后，张耀坤说：“帐还没有还清。”哈安听了这话，气的得了一场大病。在害病当中，他越想越生气，越生气病越重，过了半年光景，终于含恨而死了。

哈安一九二二年死的时候，哈存义才七岁。当时他家里虽

然还有点薄地和两间破房子，但由于田赋款项太重，苛捐杂税太多，使这个本来就困难的人家，生活状况更加悲惨了。要吃的没吃的，要穿的没穿的。咋办呢？为了活命，哥哥哈存仁给地主柴四秀家里当长工去了。留下他和两个小妹妹，靠母亲给人做些针线活或其他粗活养活，一家人过着难熬的日月。就这样，狼心狗肺的张耀坤又来逼帐了，脚还没踏进门坎，便气势汹汹地说：“夫债妻还，父债子还，你们变牛变马，也得把我的帐还清。”这次张耀坤又霸去他家四亩地，除此而外，还逼着哈存义的母亲作了他家里喂猪、喂狗的使唤人。

哈存义母亲进了张家以后，撇下了他和妹妹在家里没人管了。他母亲不忍心让儿女们活活饿死，每次在喂猪、喂狗的时候，总是避着人挖出一点猪食或狗食，偷偷地拿回去给他们充饥。有一天他母亲从恶水桶里挖了一碗饭渣渣正准备拿回去，不料被张耀坤瞅见了。这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狼，立刻就红了眼，冲过来把哈存义母亲按倒在地，狠狠打了一顿。碗被打碎了，人被打伤了，还说她是“贼娃子”，把她赶出了张家。临走时，张耀坤声严厉色地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我张家门前的大路也不许你走，不然定要把你的腿打断！”

张耀坤两次共霸去哈存义家里十一亩土地，但土地每年应缴纳的各种税款，仍然要哈存义家里负担。有一天早晨，哈存义母亲没有在家，官府里的差人又催要粮款来了。那人一手提着木棒，一手拿着绳子，进门就连喊带嚷地骂道：“你们这些婊

子养的，睡在炕上装什么蒜，还不快点起来完粮纳税。”三个孩子一听吓得缩成一团，齐声大哭起来。谁知那狗仗人势的差人，一看大人没在家，又凶恶地骂道：“妈的，你们欠下粮款害得我跑腿，看我揍死你！”说着，举起棒子就向哈存义的左眼窝上捣去，接着又是几个耳刮子。哈存义的左眼被打得肿起来，一只耳朵也流出血，痛得他满炕上打滚，几乎昏了过去。从此哈存义就失去了听觉，成了聋子，左眼也逐渐失明了。

因为家里生活越来越没有办法维持下去，哈存义在十二岁的时候，就去给附近蒋滩的一个地主叶振家里放牲口了。这地主和所有的地主一样，心黑手毒，爱财如命。他为了让自己的牲口吃的膘肥力大，硬逼着哈存义把牲口吆到别人的庄稼地里去放。哈存义要是不按他的话去做，晚上回去就免不了挨打；要是按照他的话做了，那些受害的庄稼主人，就要在哈存义身上出气。这样一来，哈存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不是挨主人的打，便是挨别人的打，浑身上下不是青伤便是红印。有一天他到外边去放牲口，叶振随上亲自把牲口吆到别人的庄稼地里，碰巧被那块庄稼的主人发觉了，叶振一见不妙，便沿着庄稼地畔溜走了，而哈存义直到那人到了跟前才拔起脚跑去。他在前面跑，那人在后面追，直追到黄河岸上。哈存义一看没路走了，便咬紧牙根跳进了那波浪滚滚的黄河。

地主叶振听说哈存义被逼跳了黄河，不但不问人的死活，反而找到哈存仁讹诈说：“你弟弟使了我的工钱，不好好干活儿，

竟敢跳了黄河。不行，这工钱你得还我，不然我就要到叶盛街上去告你。”哈存仁吓得身上发抖，只好答应过些日子退给工钱。

哈存义被那滚滚的黄河水冲了二里多路，直冲到一块沙滩的边缘上才停了下来。当他甦醒过来的时候，觉得又是害怕又是恼恨，地主家是不能再回去了，只好拖着疲乏的双腿，来到了舅舅家里，正好母亲也在，这才哭着叙说了自己跳黄河的经过。他母亲一边听着一边流着眼泪，说啥也不让他再给叶振家去放牲口了。后来，舅舅凑了几个钱退给叶振，才辞掉这家的活儿。谁知刚刚逃离了虎口，终于又落进了狼窝，母子们到了没有能逃出恶霸地主张耀坤的魔掌。在他十六岁的那年，张耀坤领着狗腿子又来要帐了。这次不但把他家里两间破房子拆下来的桁条、大梁和几十根椽子拿去盖了猪圈，还把哈存义拉去给他家放羊顶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哈存义母亲无可奈何，先后把两个女儿给人作了童养媳，好让孩子有个吃饭的地方，自己也到叶盛街上给人推磨去了。哈存义在张耀坤家里受的痛苦就甭提了。一天黄昏，张耀坤骑马从外面回来，看见羊已经进了圈棚，不管哈存义吃饭没吃饭就叫他去遛马，哈存义遛了一阵子马，肚子饿的撑不住，就把马拴在桩上，自己到伙房去吃饭，一碗稀汤还没喝完，就被张耀坤看见了，当即叫来狗腿子，差点把他打死。

哈存义在张耀坤家里咬着牙熬了一年，心想这下总会把帐顶完了吧，谁知偏偏在这时候，羊圈里丢了一只羊。这只羊是

怎样丢的，当时谁心里也都明白，就是不敢说出口。羊丢了咋办呢？按照张耀坤的“规定”，丢了羊的赔羊，赔不起羊就得再干下去。哈存义没有办法，只得忍气吞声地又熬过一年。心里想，这次总该没事了吧？那料张耀坤把眼一瞪说：“世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，放一年羊就能顶一只羊的价钱吗！”哈存义听了这话，真是火冒头顶，嘴上却不敢吭声，他想了又想，要填满这个无底洞、还清这个阎王帐是不可能的，于是他就瞅了个空子，逃出了这个吃人的狼窝。

哈存义从张耀坤家里逃出去后，这个恶霸地主又乘势将他家里剩下的七亩地霸占去了。从此，这户人家就家破人散，各自逃生去了。

哈存义离开了张耀坤的苦海，又落入了另一个财主的深渊。这是永宁县纳家户的一个新发户。掌柜的叫盛光成，只有老两口，家业虽比不上张耀坤的大，心肠却和张耀坤一样黑。一年四季只知道叫哈存义给他们干活儿，却从不给吃顿饱饭。夏天，不管农活多重多忙，给哈存义吃的饭，不是能照见人影的稀汤，就是他两口子吃剩下的饭。一天哈存义在外面干了一天活儿，天黑了才回来吃饭，掌柜的老婆给他端出来的是几天的剩饭，霉酸味不要说吃的人难以开口，就连掌柜老婆向出端时，也都捂着鼻子。哈存义对这种饭刚露出不满神情，掌柜的在一旁就骂开了口：“这么好的饭你还不吃，我看是你的肚子还没饿着。”哈存义没有办法，只得憋着气吃了下去。从此

以后，他见了剩饭就呕吐，并且得了长年难以治好的胃病。冬天，不管天气多么寒冷，这个新发户为了从哈存义身上榨出更多的油水，还要他到湖里去打蒲柴去卖。哈存义穷得连双鞋穿也没有，只得精脚片子在冰上跑来跑去，不久他就得了寒腿病。掌柜盛光成平常总是无缘无故地骂人，有一次哈存义实在忍不下去了，便顶撞了几句，这一下把盛光成给惹火了，举手就要打他；哈存义的火也实在压不住了，一不作二不休，拾起土坷垃就朝盛光成的头上掷去，随后便急急忙忙拿上自己仅有的一件烂褂子，朝贺兰山方向跑了。

那时候有句老话：“天下虽大，没有穷人立足之地。”哈存义跑来跑去总没有个落脚的窝窝子，最后跑到宁朔县的史家坊，又给一个名叫史登第的地主当了七年长工。

哈存义到了二十八岁还是个光棍汉。这时候叶盛街上的几个穷朋友，很想帮他成家成起来。这几个人经过多次商量，终于给他找了个穷姑娘。这个姑娘名叫叶秀花，原来姓陈，自幼就死去了妈，父亲大半辈子都是以讨饭为生，所以人们都叫他“陈讨吃”。秀花长到十三岁的时候，父亲病的实在没法子，才把她卖给一家姓叶的人家当了女儿，所以她也就改姓叶了。

结婚，本来是个大喜事，可是哈存义办喜事的时候，却大大地犯了愁。他既没有房屋、土地，又没有穿的盖的，至于请客吃饭等等，那就更谈不上。总算还好，后来借到了两间破房子，一间拴着房主人的毛驴，一间自己盘了个炕，这才有了

洞房。按照当地风俗，娶媳妇都是套着大车去接的，而他却办不到这点，只好借了个毛驴把新娘子驮回来。叶秀花来到新房一看，全部家当只有两个砂锅，两个粗碗和几双筷子，炕上铺了一条烂毡，放了一床旧被子，其他啥东西也没有。他们入洞房以后，房东家婆姨还再三再四地叮咛：“哈家，记着半夜里起来给驴添草。”叶秀花看了这个光景，听了这句话，不由得伤心落泪，他想丈夫倒是个老实人，就是人太穷了。说这个住处是洞房吧，旁边拴了人家的一个驴；说自己是新娘子吧，还得半夜起来喂牲口。她越想越伤心，越伤心哭的越厉害。房东家婆姨听见她哭，便隔着窗子对她说：“哈家，这有啥哭头呢？你还不知道：头顶人家的房，要受人家的降；脚踩人家的地，要受人家的气。”叶秀花一听这话，虽然心里难受极了，但也不敢再哭下去了。哈存义这时候心里也很难受，可是他却在一旁安慰新娘子说：“只要人都壮实，何愁将来没有好日子过。”叶秀花听了这些话，心情才好了一点。

哈存义和叶秀花结婚以后，他又给地主史登第的哥哥史登瀛家里当了一年长工，以后就一面给人作短工，一面租了几亩地种，心想这样总比当长工赚的钱会多一点，以便养活母亲和自己将要降生的孩子。可是事情并不那么随心愿。那阵子马鸿逵匪帮年年抓兵要款，到处闹的乌烟瘴气。保长为了敲他们的竹杠，先派哈存义去受“国民兵训练”，后来明知道他是个聋子，眼睛又有毛病，却派保丁把他抓去押了起来，说要送他去

当兵。这一下可把叶秀花吓坏了，她把自家从租田里辛辛苦苦收获的近两石稻米送给保长，央求快点把人放回来。而保长收了这些稻米以后，口头上答应放人，行动上却没有一点放人的意思，前前后后押了四十多天，直到上面验兵以后，才因为耳聋被放了回来。在验兵的那天，哈存义没听见叫他的名字，还挨了一顿鞭子，头上又被打了个窟窿。粮被敲诈光了，人被打伤了，今后的日子怎么过？两口子想到这里，伤心地大哭了一场。

一声炮响亮了天

一九四九年九月，人民解放军的大炮在黄河东岸的金积等地响起来了，那轰隆轰隆的炮声，给河西的广大穷苦农民带来了希望。

共产党来了，新的时代开始了。穷人们给人当牛当马的历史结束了。解放不久，哈存义就从史家坊搬到自己原来的老家，现在的光明大队去了，又从叶盛街上把母亲接了回去，一家人这才团圆了。

一九五〇年冬天，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叶盛地区开始了。广大的穷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，和千百年来的封建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。恶霸地主张耀坤被广大群众斗争以后，人民法院根据大家揭发出的种种罪行，给他判了死刑。哈存义在这场斗争中，从头至尾表现的都很积极。在斗争大会进行以前，他在贫农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，串连了许多穷苦农民，搜集了张耀坤

许多罪恶事实；在进行斗争的时候，他在大会上控诉了张耀坤对他家进行的各种迫害和剥削，把自己多年来汪在肚子里的苦水吐了个净，使张耀坤在事实面前低下了头。哈存义在土地改革运动中，不但伸了冤，报了仇，分得了胜利果实，就连从前被张耀坤霸去了的十八亩土地也回了老家。这些回了老家的土地，按人口计算，除有七亩归他哥哥哈存仁外，其余的都归了他自己。这样一来，多少年来扎在哈存义身上的穷根终于被拔掉了。

土地改革运动结束以后，哈存义两口子的劳动热情很高，但是在生产和生活方面仍有许多困难。如由于缺少牲畜、农具、种子、肥料……，所以各种庄稼的收获量都很低。拿一九五一年来说，这一年生产的粮食就不够吃。如果再遇到个什么风、旱、雨、涝或其他意外，困难就会更大一些。后来，当党和人民政府号召大家组织起来，走合作化道路的时候，哈存义一家人首先参加了互助组。在这一段时间里，他们家里的人口增多了，生活比单干时却好的多了。当时不仅吃穿不愁，还盖了一间新房，买了一头毛驴，添置了许多农具。一九五五年成立初级农业社的时候，他又领头参加了初级社。他入社以后，对集体事业无比关心。这一年的夏天，眼看社里的稻秧快要死了，社员们都说：“今年的稻子完了。”可是哈存义心想，这是自己的庄稼，大家的吃穿都在这庄稼上，可不能叫它瞎了。于是他便没黑没明的奔忙在田埂上，放渠水，撤清水，费了十多天的功夫，终于把社里的一百亩稻子救过来了。后来这稻子长的

很好，每亩产量都在四百斤左右，社员们分到稻谷后都高兴地谈论着：“这是完了的稻子，叫哈存义救活来了。”这一年年终社里评选先进人物时，他被大家选为生产队的劳动模范，并在稠人广众之下第一次带上了红花。一九五六年初级农业社转为高级农业社时，他被大家选为生产队的生产组长。在这一年，他还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哈存义在党的直接教育下，觉悟更加提高了。这一年冬天，他受农业社的委托，带领车队到贺兰山出拉石头，一天到了刘家沟，太阳就落山了，卸车后大家都赶着牲口到唐徕渠去饮水，哈存义见三十头牲口站在冰上，把冰压的忽闪忽闪，他着了急，连忙下去往上赶牲口，在紧赶慢赶当中，有两头牛陷到冰窝窝里去了。这时哈存义不顾一切，跳到冰窟窿里将牛牵住，然后喊来大家，连拉带抬地才把牛救了出来。哈存义虽然身上已经冻成冰棒，但心里却热乎乎的。牛赶回去后，他又熬了个通夜给牛烤火，直到第二天牛吃草了，他才放下了心。

一九五八年秋天人民公社成立后，他担任了两年多生产队的生产组长，从一九六一年起到现在，他一直担任生产队的队长。在这一段时间里，虽然头两年遇到了旱灾和其他一些困难，但他领导社员搞好生产的干劲始终没有松懈。平时他除了和社员们一起参加生产、领导生产外，在农业生产上的一些重要时刻，如播种、淌水、收获等日子里，他白天和大家一块劳动，晚上还经常一个人出去检查，所以他领导的第五生产队，这几年在生

产方面从来没有落后过。哈存义不仅对集体生产抓的紧，对社员们的生活也非常关心。如一九六一年他宰了七十斤重的一头猪，当时市场上的猪肉价钱虽然较高，他却没有拿到市场上去卖，把大部分肉借给社员们吃了。哈存义对阶级敌人的一举一动，平时都很留神。如解放前当过地主狗腿子、解放后始终对人民政府表示不满的张秀，有一次把生产队的木叉偷回去烧了，他知道这件事后，当即跑去把张秀狠狠地训了一顿，要张秀老老实实接受改造。哈存义常对社员们说：“我们大家都要警惕一点，敌人并没有睡觉，如果疏忽大意了，好日子就会保不住的。”

哈存义的幸福日子越过越甜。现在他家里四口人，他夫妇参加劳动，女儿和儿子都在学校里念书。这几年来，他家里除盖了三间房子外，还添置了许多重要的生活用品和小型生产工具。目前，炕上不光铺着席子，还铺着毡和毛毯，连自行车也有了。哈存义经常指着这些东西对孩子说：“这些东西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咱们带来的，在过去不要说骑自行车，就是干完营生想骑一下地主的牲口，还得挨打挨骂。”有一次他女儿盖了一床毯子睡觉时嫌扎，哈存义听见了，就狠狠批评她说：“过去我和你妈结婚时，还没有捞着个毯子盖，现在盖上这样好的东西还嫌扎，你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呀！”哈存义自从发现孩子有这个思想以后，便经常有意识地给孩子们讲过去的苦日子，使孩子们从新旧社会的对比中，懂得什么叫苦，什么叫甜，使孩子们永远记住党和毛主席的恩情。